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
第五十九回 裴文靖私換藥酒 唐秦王明掛玉帶

詩： 補天豪氣已消磨，成就人間好事多。

正統再更新日月，大明重整舊山河。
功超呂望扶周室，策邁張良散楚歌。
今日辭朝臣去也，白雲影裡笑呵呵。
當時忠義冠群公，死後英魂直上通。
荒草含悲秋雨下，杜鵑啼血夕陽中。
經邦事業千年制，蓋世聲名一日功。
炳炳封章隆廟祀，行人誰不仰高風！
詩談肅愍褒封日，詞整秦王受譴時。

話說高祖駕回後宮，有張、尹二妃迎接入宮，金交椅坐下。二妃問說：「萬歲！今日差什麼官，下河南殺世民去？」高祖說：「朕發西台御史褚亮勸問，他在朕駕前，保世民有功無過，忠孝兩全，分割詔書，盡皆赦宥！」二妃見說，眼中掉淚：「我主！褚亮保世民徵討賊寇，是他的功勞，他受天策府榮顯也夠了；如今持刀逼奸，臣妾不從，毆辱皇丈，見監禁河南獄內，怎麼說有功無過？那褚亮是欺君罔上，伏惟鑒察！」高祖說：「不難！朕明日別差官下河南，賜朝典與世民。世民若赴朝典，見他忠孝兩全；如有違忤，當以不孝定罪！」二妃見說，萬千之喜，一壁廂擺下御宴。飲宴之間，二妃問：「萬歲！明日差官，帶什麼法物下河南？」高祖說：「用弓弦、藥酒、短刀。」二妃說：「夠了！」談話之間，不覺天色已晚。

霞飛日墜暮煙生，風寂雲間月正明。
天上銀河清有影，人間萬籟寂無聲。
燒殘寶鴨爐中火，翦盡盤龍架下燈。
歡娛夢覺巫山杳，絳幘雞人報曉鳴。

次日早晨，高祖駕離宮門，二妃手扯御袍：「萬歲！不要失忘朝典之事！」高祖說：「朕知道了！」宮官簇擁，來到金鑾殿坐下。

建章宮漏盡，文武聚岩廊。
香霧籠金殿，紅雲捧玉皇。

百官拜舞已畢，高祖傳旨：「著金牌官校，快到河南府取張尹二太師，馳驛還朝！」金牌官校領了旨意，徑往河南去了不題。高祖對眾文武說：「昨日褚亮保奏世民功勞事業，是實不虛；若說忠孝兩全，殊為誇誕！如今還差的當官一員，帶三般刑法下河南。如違旨意，問以不孝之罪！」眾官見說，面面相看，口中自語：「昨日已皆赦宥，如何今日重新翻款？又是酒色昏迷，後宮讒譖！」沒一人答應。高祖連問數聲：「誰往河南，齎朝典與世民去？」閃過裴文靖叩頭：「臣領旨去！」高祖說：「裴文靖！你此去秦王如不赴朝典，朕還要依律問罪！」

裴文靖領了旨意出朝，帶了跟隨人役，上馬扳鞍，徑出長安城去了。有盛彥師出關迎接，進了帥府，與裴文靖施禮而坐。盛彥師把張、尹二太師的過犯，細說了一遍。裴文靖說：「盛大人！你府內有佳釀，見惠一瓶，與我服藥。」盛彥師說：「有！」即時著家童取了一尊陳酒，送與裴文靖。文靖辭別盛彥師，出了潼關，前來至館驛中歇下。候夜闌人靜，裴文靖撮土拈香，禱告天地，拆開御封，將酒傾潑在地。只見火簇紛紛，磚石爆裂。裴文靖將瓶滌洗乾淨，換了好酒，照舊用了御封。

到次日早晨，裴文靖離了館驛，正行不數十里之地，恰好遇著秦王領兵回朝。裴文靖說與前哨馬：「你去通報殿下知道，說朝廷有旨意來！」報馬報入中軍。秦王傳令住了軍，帶領眾總管，把聖旨接進館驛。焚香朝拜已畢，裴文靖參見秦王。秦王問：「朝廷有何緊急公幹來此？」裴文靖說：「有張尹二宮，回朝誣奏殿下，持刀嚇奸不從，毆辱皇丈。朝廷親修十款詔書，著褚亮下河南問罪。褚亮面折廷諍，保殿下有功無過，忠孝兩全，分割十款詔書。萬歲依准所奏，盡皆赦宥。次日，朝廷重複翻款，不知有何緣故，說殿下功勞雖有，不曾盡孝。如今差臣將三件朝典來，如殿下違忤旨意，回朝問以不孝之罪！」秦王問：「哪三件法物？」裴文靖說：「是弓弦、藥酒、短刀！」秦王心下自想：「我欲待取弓弦自縊而死，不免帶索拖繩；欲赴短刀，又做無頭之鬼；只是吃藥酒罷！」有殷開山、高士廉、長孫無忌奏說：「殿下！昔日秦始皇駕崩之時，奸臣趙高與李斯合謀，頒矯詔，賜劍殺太子扶蘇，扶蘇受劍即欲自殺，大將蒙恬奏說，『殿下不可輕信，其間必有詐謀！且回朝面見朝廷，奏訴明白，那時節受死也甘心，豈可為權奸愚弄！』扶蘇不聽蒙恬諫言，取劍自刎而亡，果被奸臣謀害。後人至今哀之。有胡曾詩證。舉國賢良淚盡垂，扶蘇屈死樹邊時。

至今谷口泉聲咽，猶似當時恨李斯！

今主公功蓋天下，以孝義自處，反受冤誣，天理何在？如今且還朝見了萬歲，折證明白，那時節便赴朝典，也死得正大光明！」秦王說：「哪有此理！古語雲，君要臣死，臣若不死為不忠；父要子亡，子若不亡為不孝！你眾官替我世民做一個明輔就罷了。取酒過來！」裴文靖雙手遞上。秦王接酒在手，祝告天地。

太子擎杯在手，儲君禱告穹蒼：虛空神聖，監察衷腸，秦王世民，豈敢乖違倫理，紊亂綱常？父聽譖言頒藥酒，子當盡孝親嘗。拜天地今朝受死，日月自昭彰！

禱告已畢，把酒一飲而盡。半晌之間，端然無事。眾總管望空合掌說：「天理昭然！」秦王說：「拿酒來，再飲一杯！」眾總管上前，奪住了杯，說：「主公！一鍾與百鍾同，即此就飲，已見孝心，何必再吃！」裴文靖微微冷笑。秦王問：「裴文靖！你笑些什麼？」文靖說：「主公！臣該萬死！朝廷法物俱是真的，主公若赴朝典，就要損卻龍體。臣知主公受誣，以此換過了朝廷藥酒！」秦王說：「呀！這個我卻不知道！朝廷法物，也不該你私換！」叫旗牌官，把裴文靖姑鎖回朝，請旨定奪。傳令起兵，三聲信炮，趨離館驛。後面一伙軍民人等，都背著黃本，盡是被二太師混占莊田的，隨著秦王駕，同上長安啟奏高祖。

話不重疊，有日秦王駕進長安城，軍散回營，帶領眾總管入朝，朝拜高祖。秦王奏說：「父皇差裴文靖賜朝典與世民，臣奉上命，取藥酒就飲，不損微命。原來是裴文靖私換過的，如今鎖回朝見。」高祖說：「攙進來！」把裴文靖攙到駕前俯伏。高祖問：「你怎麼違朕旨意，私換藥酒？」裴文靖叩頭說：「臣該萬死不辭！臣想三般法物，俱是真的，殿下如赴朝典，就要喪卻真命。況秦府殿下，功德隆盛，內外歸心，倘然屈陷朝典，萬世洪基，倚誰戡定？臣以此私換藥酒，試看殿下忠孝之心真假。殿下迎接旨意，也不辨曲直，取酒就飲，其忠孝之心，如青天白日，無毫髮可議！臣今違忤陛下旨意，甘受典刑，九泉瞑目，臣得其死所矣！」高祖說：「放了裴文靖，赦免本罪！吾見世民一體供明。」秦王與裴文靖俱當駕謝恩。

秦王奏說：「父皇著二太師下河南，有甚麼公幹？」高祖說：「他來奏朕，年老隨朝不便，要討河南空閒莊田，耕種養老，別沒有什麼事情。」秦王說：「他不遵聖旨，在潼關恣取百姓酒席金銀器皿，於路賣官，奪占莊田，無故毆死功臣。父皇不信，見有各府州縣軍民人等，俱在朝門等旨，面君奏訴！」高祖說：「只按本進來罷！」傳旨出朝，本如兩點亂遞進朝，疊滿龍案，個個俱奏二太師的過犯。高祖看罷略節情由，俱發與當駕鄭善果：「你領旨意，到河南地方安民，把二太師混占的莊田等產，俱要逐一查明，給還原主！」鄭善果領了旨意出朝，吩咐眾百姓，各回本地地方候。眾百姓聽見發放，各散回原籍去了。鄭善果往河南給還莊產，安民不題。高祖把張、尹二太師，謫為長安稅課司大使。傳旨已畢，散了文武，駕回萬花殿，不進西宮。高祖閒坐自想：「吾

見世民從起義兵，受了多少風霜辛苦，創就洪基，我父子一門，見成安享富貴，屢被讒言哄奏，險些兒把他來壞了！」鬱悶在心，染病在萬花殿。秦王因父不安，就不回天策府，每日在萬花殿親自煎湯進藥，不離左右，伏侍高祖。朝來暮去，整守七日光陰。高祖病體痊可，與秦王說：「吾兒！你連日辛苦！我身體已好，你且回天策府將養去！」秦王領了父皇旨意，辭駕出宮。

高祖含嗔病染身，萬花殿內少宮嬪。

秦王每日煎湯藥，伏侍生龍長鳳人。

整守七朝皇病可，帝令太子轉宮門。

儲君辭父離皇殿，正值瑤天皓月明。

鳳目仰觀神宿位，龍睛遙視紫薇星。

逍遙舉步投前進，忽聽笙歌繞禁門。

秦王行至分宮樓，只聽得彈箏撥阮，舞袖歌喉。秦王心中自想：「父皇病體才好，是哪一宮，不念君父之疾，忘背朝廷，擅動音樂？」

父病在宮還未愈，何人歡飲竟忘君。

聽來卻是西宮裡，笑語聲喧恣意行。

秦王劃破紗窗看，觀見無端四個人。

張尹二妃排喜宴，建成元吉飲杯巡。

並肩促膝無高下，謔語胡言亂大倫。

秦王一見心中惱，意下躊躇自付論。

待叫恐防難見面，含容實是敗人倫。

父皇若奏愁添病，恨殺冤家怎處分？

秦王佇足想了一會，解下腰間玉帶，掛在宮門上，待他明日見了，只教他改過前非也罷。

腰間解下白玉帶，掛在蟠龍彩鳳門。

舉步自回西府去，五更鍾動又天明。

龍樓拆散鴛鴦侶，鳳閣分開比翼群。

兩個娘娘忙打扮，一雙太子整衣襟。

二人相別離宮院，開放金釘玉戶門。

猛見雕龍白玉帶，誰知西府殿中珍。

建成唬得癡呆了，元吉無言半晌昏。

張尹二妃微微笑：「二王你且放寬心，自須穩便回王府，我到朝前見主人！」二妃送別英、齊二王，進入宮內，把玉帶邊鑲，割斷了幾處，商議停當，徑來到萬花殿，啟奏高祖。

兩個娘娘離鳳輦，萬花殿內見明君。

高祖開言時啟問：「二卿到此有何因？」

張尹二妃流痛淚，花言巧語對皇論：「秦王昨夜更深後，醉闖西宮戲妾門！」

高祖說：「你又來胡奏！朕染病在此，秦王日夜不離左右侍奉，朕今小愈，見他連日辛苦，令他回宮將養，去時才近黃昏，怎麼說更深大醉闖宮？他卻在何處吃酒來？這事分明又是誣陷他！」二妃說：「我主！妾等拿住了秦王，要與他同來見駕，奈力不能及，被他掙脫去了，只把他玉帶奪下，在此為證！」「若是我王全不信，秦王玉帶現今存！」

金盤托過白玉帶，高祖觀瞻疑且嘆：本欲不聽妃子語，緣何此帶在他門？

冤家豈不循倫理，肯學荒淫無道君！

高祖說：「這事真有蹊蹺！我待信了，去時才晚，又沒酒；待不信，這玉帶從何而來？」難以定奪，著近侍官傳旨，到西台御史衙門，令蕭瑀、褚亮、張道源等，公同會問秦王闖宮情由，明白奏聞。蕭瑀等領了旨意，同進衙門會問。褚亮擺下香案，供著聖旨，請秦五朝香案跪著。蕭瑀、褚亮、張道源站在兩邊，問說：「殿下！闖宮之事有無？」秦王正色，欲言又止。蕭瑀說：「殿下！如今只具個略節情由，待臣等好復聖上！」秦王說：「取紙筆過來。」侍臣捧過紙筆。秦王止寫下「家醜」二字，放在香案上。褚亮請過聖旨，送秦王出了朝門。蕭瑀、褚亮、張道源同進朝門，直至金鑾寶殿，見了高祖遞上具由。高祖看罷問說：「怎麼是『家醜』二字？」蕭瑀說：「古雲，家醜不可外揚。但禁宮之事，臣等不敢與聞；秦府奉萬歲旨意，不敢明言，又不敢分辨。實無闖宮情由，合從寬宥！」高祖說：「依卿所奏，赦免秦王！」傳旨退朝，散了文武。

神堯無法處諸男，致使同胞怨恨銜。